

规定了不准带铁器和棍棒。谁知乌金听着听着，走到前边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短棒，朝半脆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。这个高个子麻子恶霸挨了这一下，就势向前一倒，碰得鼻破血流。这样一来，原来愤怒的群众，有些却一下子转为可怜起这小恶霸来了。这小恶霸家的小朗生，一个脸象小黑鬼、衣服破成条的小姑娘，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，现在却哇哇哭着为主人求情了。但也有人为乌金助威：“打得好！打死他！”

尼玛次仁把乌金拉到一边。请大家继续控诉参加叛乱的反动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。怒潮继续在会场上激荡。

六月十六日

到泽当看群众斗争大会。

各谿卡成立了农协，分别开过斗争大会，斗争了参叛的领主和他们的代理人之后，各谿卡的农奴们又集合在一起，开展“三反双减”（民主改革第一阶段的任务是“三反双减”，即反叛乱、反乌拉差役、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。其中“双减”是指未参加叛乱的土地出租和高利贷者）的联合斗争。

今天太阳升高时，凯松、凯墨、昌珠、乃东等几个谿卡的农奴集合在一起，举行示威游行。他们打着红旗和经幡，插着羊皮鼓，浩浩荡荡地走过田间大道和村庄，队伍后边跟着成群的光身赤脚的孩子。人们一路高呼：“消

灭叛匪！”“消灭乌拉！”“消灭高利贷！”人们满脸汗水，妇女头上还戴着青青的柳枝圈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一起高呼大笑，威风凛凛，好不热闹。各队（各谿卡的农民）之间还喊口号互相鼓励：“你们的苦就是我们的苦！”“团结就是胜利！”

在泽当大寺前，举行了几千人的大会，向三个放高利贷的肥胖的管家进行了说理斗争。一个农奴控诉说：“你们的茶壶里，结了厚厚一层酥油；我们的茶壶里干得裂了缝。你们还不满足，还要剥削我们。”

六月十九日

三天前饭后傍晚，我和阿旺丁曾走出分工委大门，信步来到田野。在一片青稞地里，三个姑娘在弯着腰拔草。她们都穿着没袖子的“曲巴”（长背心），里面套个薄布衫，头发和黑黑脸庞上全是汗泥，但三个人有说有笑，用弯弯的鹤嘴锄松土除草。我们走到跟前，她们朝我们笑笑。我们蹲下来一边帮她们拔草，一边谈起话来。知道了这是三姐妹。好说话的是大姐苍觉，活泼好笑的是二姐乌根，只低头干活，时而笑笑的是三妹央金。她们是一个寺院的新差巴，父母年老了，靠她们姐妹种地、支差。主人参加了叛乱，逃走了。大姐说：“这地的收成今年是我们自己的了，所以干活‘忽达巴达’（努力）。”叛匪占据泽当时，拆了她们家的房子当柴烧，叛乱被平息后，解放军帮她们

把房子修好了，军管会还贷给了三十克种子和口粮，种上了地，又不愁吃了。姐姐还说，以前每次吃饭，她总是悄悄向妹妹说：“少吃点吧！爸爸年纪老了，又借不到债！”现在，吃饭时劝妹妹：“吃的饱饱的，干活有力气。”大姐的话真多，看得出她说不完满心的喜悦。天傍黑了，我们站起来，她们还想多干一会儿。我们离开田边时，三姐妹几乎同声说：“其久囊啊！”（“请到家里坐吧！”）“安觉寺下面最新的房子就是我们家，爸爸叫满噶，妈妈叫布册。”大姐热情地招呼说。

“这三姐妹真有意思，看她们多高兴，有空到她们家看看。”回来路上我这样说。

今天傍晚我们到泽当街上散步，顺便问到她们家，找到了这“最新的房子”。原来是由坡寺院下一个低矮的小上屋，有半边，的确是新垒起来的。房前还有个小院落。刚进院子，正好一家坐在窗下。大姐苍觉放下手里的毛线，忙打招呼。二姐在给小孩喂奶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（上次她说过没有丈夫。穷苦的农奴常有这种情况，姑娘没有丈夫，生了孩子，有的在娘家过一辈子）。一张破羊皮上坐着一个满脸黑胡须的老头，正在补鞋子，这就是爸爸满噶。一位老婆婆，脸型和大姐很象，只是脸上皱纹很深很多，一定是妈妈布册了。我们象到了熟人家，席地而坐谈起天来。

四年前，苍觉一家原是朗噶孜德隆（在羊卓雍湖西岸）

地方一个大差巴的朗生。这大差巴有十九“岗”（约四百多克）土地，成了二农奴主（他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差巴）。苍觉父亲给大差巴放羊，全家其他人给主人放牛和种小块土地。后来羊群发生疫病死了一些羊，主人就借此没收了苍觉一家多年攒下的一头牛和十几只羊，夺回了那小块地。全家走投无路，就跑到拉萨投了色拉寺，成了色拉寺的百姓，每人每年向色拉寺交二十两藏银。她们好不容易变卖仅有的一点东西向色拉寺交了人头税，不料原主人告发她们逃跑，噶厦官员判决，把她们流放到山南泽当，给甘丹曲林寺作差巴。她们讨饭回到泽当后，由于寺院和政府差役太重，累死累活干了一年，还欠下了三十克青稞和几百两藏银的债。三妹央金和一个青年结了婚，身怀有孕，可是寺院管家见她长得不错，又年轻有力，就硬要把这对青年夫妻拆散，把央金抽调给另一个差巴户当朗生，替这差巴户到寺院支乌拉。爸妈不忍把怀孕的女儿交出去，求情告饶，管家不答应，说：“一岗地只要三个劳力。你家人多，要抽一个，央金二十岁，不大不小正合适。”没办法，母亲只好请求女儿生下孩子再去，并先派一个小傻子去顶差。这小傻子从小无父母，给人作朗生，不堪虐待逃了出来，苍觉家收养了他。管家还没答应，叛匪又占据了泽当（今年二月）。他们包围了解放军和分工委驻地，向部队和机关进攻。两下对战，叛匪不敢下河取水，就逼几个姑娘给他们去背水，还要把她们拉走，寺院管家还盯着

央金不放。儿姐妹最后逃到解放军驻地跟前搭棚住下来，叛匪就把她们家房子烧了。

藏历三月一日泽当解放了，叛匪逃跑了，解放军帮她们修好房子，还给央金生下的小孩起了名字叫“尼玛”（太阳）。说到这里，央金把小尼玛抱了过来。小脸红红的，洗得干干净净，穿一身紫色花衣裤。全家看着这孩子笑得闭不拢嘴。老妈妈说：这孩子真有福气，晚生了一个月。叛匪逞凶时，他不生下来，单等解放军胜利了，他来了！

“共产党万岁呀！毛主席万岁呀！”

现在全家团团圆圆，不支差，不交税，更不当奴隶了，姐妹们干完田里活，就到贸易公司作临时工，一天给一块砖茶，自己吃不完，还可以换糌粑。“叛匪在的时候，我们埋在地下的七克粮食也拿出了呢！”老妈妈补充说。

全家同声说道：“吉卫尼玛夏松！”（“温暖的太阳升起来了！”）

她们的希望：寺院要抽央金补差支乌拉，不去了，高利贷不要还了，一听说将来还分地，全家更高兴。

小弟弟十五岁，问上没上学，老妈妈说：别家孩子都上学了，他衣服破，又是六指手，坐在别家孩子一起害羞，所以没去。我们告诉他，带孩子到医院去，把那个小指割掉。衣服破些没什么，同样上学。

二姐又说了：“我也想上学呢！又怕别人笑，自己有娃娃还上学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

三妹央金的丈夫回来了。瘦高个儿，结结实实的。穿一件工作人员给他的旧干部服，剪了分头。他原是甘丹曲林寺一个秘书的仆人，以后又派他当“勒本”（工头）。他说，以前自己洗个脸，穿一件汉装，主人就说：“你靠近汉人未免太早了！”自己在墙角写写藏文字母，主人看见又说：“你写这个干什么？又顶不了饭吃，顶不了衣穿！”他们是不让穷苦人有文化的。老妈妈还说：前些时打仗时，叛匪把小儿子抓去给他们拖死尸，有的让背到河里，有的让扔到野地里。说：“这个，是我们的‘先锋队’，背到藏布（河）去！”“这个不值钱的，拖到一边！”

* * *

今天上午去了乃东。乃东片的工作组组长是分工委王运祥书记的爱人老徐。她告诉我们：乃东这一片，五百多农奴中就有一百多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朗生。一个大差巴户由乌德家就有五十名朗生。另一个大差巴德吉康萨家有个六十多岁的朗生老婆婆，她父亲也是差巴，因欠德吉家的债还不起，就把十三岁的女儿抵债当了朗生，一直给德吉家干了五十年。她二十岁时，和一个男朗生成了夫妻，不久丈夫被牛抵伤，没人管，糟踏死了。生了个女儿，也是朗生。现在工作组正研究解放朗生和帮助他们安家的问题。

乃东农协筹委会主任多吉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堆穷。因还不起寺院的债，在当差巴时曾带着妻子逃跑，被抓回后

每人挨了一百皮鞭。他被打得特别重，几个月爬不起，靠妻子讨饭养他，总算活了过来。昨天斗争了寺院债主，他今早高兴得把头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：“头发上几十年没断过虱子，今早一下消灭了！”

还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巴珠。原来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活，给寺院当差巴，种半“岗”地。地少支差多，有人告诉她们，这地不够半“岗”，是寺院管家骗你们的。她们到寺院去讲理，结果被管家打了一顿，两个妹妹从此被扣下充作乌拉，已许多年了。这次诉苦大会上，一个妹妹怀里揣个升，一个妹妹怀里揣一只没底的靴子。她们哭诉道：“我们被充作乌拉后，干一天活，只给一小升糌粑，还是用手轻轻筛到升里的，请大家看看，这一点糌粑能够吃吗？这几年，我们是怎么饿着肚子、光着脚过来的！”

六月二十二日

一早，随乃东县委吴书记到各谿卡了解运动进展情况。

凯松谿卡工作组与农协正开各种会酝酿解放朗生，大部分差巴户已表示同意，愿意帮助朗生建立自己的家庭。这谿卡四五十名朗生、差徭除几人属于谿堆外，都在差巴家。

颇章谿卡朗生较多。工作组介绍，这谿卡是属于拉萨哲蚌寺阿巴扎仓的，有土地一千多克。这谿卡境内住有西

藏地方政府某部门所属之差巴十八户，他们除耕种政府的差地外，主要租种寺院所属的土地，租地形式多为定额租，即“博”，一克种子的地，交租六、七克不等。哲蚌寺阿巴扎仓每年从这谿卡收租粮六千九百克，约十九万三千二百市斤。

差巴户租得土地，有的用朗生、差徭劳力耕种，有的转租给堆穷，一克地收租十克。

全谿卡共有农奴约四百人，一百〇五户左右（朗生无家不计户）。哲蚌寺派两个堆巴（管理人）来管理。大差巴养朗生之风甚盛，多者一户达五十人，一般差巴家也有朗生，说明这里奴役制度比凯松谿卡更甚，田间劳动也大部由奴隶承担，全谿卡有朗生、差徭一百多人。朗生生活待遇是每天一“批”或“哲”（即升，约一斤或不到一斤）糌粑，一年一件粗褐子（手搓毛线织的布）衣服（一年发长的，一年发短的），有的一年发一双布靴子，有的不给。朗生干外边活的，一般从三、四岁到八岁拾牛粪，八岁到十五岁放牛或干较轻的活，十五岁以后干重活，到六十岁“自由”（即被赶出）。这些人全无人身自由，有一家夫为堆穷，妻为朗生，夫病，妻子要回家照顾，主人不准，找工作组说情才准了几天假。工作组一同志讲，隆子宗一个“丁本”养十几个朗生，他规定女郎生不准生孩子，怀了孩子要打胎，他专要十五岁以上的强劳力朗生。

颇章谿卡解放朗生的任务比较复杂。

从颇章到了曲德乌。这一片有哲蚌寺所属曲德乌、大吉林谿卡，还有拉萨贵族尧西平康等家的谿卡。原来只大吉林有个工作组，水平不高，其他谿卡有的农奴积极分子到大吉林看一看，回去就串联、发动群众，结果一度发生乱捕人现象。曲德乌的积极分子热情很高，但不捕人不敢在家睡觉，所以少数人一商量就捕了五十多人。分工委王书记得知后进行了批评，县委来人作了纠正。大吉林也捕了十五六人，都是二地主、小恶霸等，还有一个和叛匪同居的妇女。

大吉林、曲德乌各有一建筑讲究的寺院，同属哲蚌寺，有喇嘛一、二百人，冬住曲德乌，夏住大吉林。

六月二十四日

和昂旺同志又去了解了解满噶一家的情况。给老人带去了半块茶，他很高兴。全家都下地了，只剩老人一人在家纳鞋底。

他说：他原是贵族多仁项达牧场（羊卓雍湖畔）的百姓，和布册（老妈妈）结婚后，搬到郎噶孜德隆。每年给项达“撒规”（牧场管理人）交人头税九个羊的羊毛，一直交了二十多年。布册是德隆一个有势大差巴挨色儿的百姓（这个大差巴，成了二农奴主，他本身是藏政府差巴，同时，这一带百姓又属他）。每年也向挨色儿交九个羊的羊毛的人头税。夫妻俩生了八个孩子，七个女儿，一个男孩。

他两口租种四克地，五个女儿（另两个女儿出嫁别处）给挨色儿当郎生，男孩给挨色儿放牛。以后，他又给挨色儿放羊，待遇是那小块地不交租。他一直放了四年羊，挨色儿交给他羊六百四十只，四年中，羊群成了一千二百多只。可是主人给他的报答却是把地夺了回去。三年以前，闹羊瘟，他放的羊群有四十只病死了，主人把他找了去说：“你这坏家伙，为啥把我的羊都阉死了？”他说：“天上有神，我从来没撒过谎，羊，确实是病死的。”可是主人不听这些，正是七月，青稞已经发黄，就把那四克地青稞夺回去了。

他气愤不过，和妻子到拉萨，善良的满噶，以为挨色儿是政府百姓，向政府告状，不如向寺院告状。于是由个熟人引见，他们找到色拉寺，色拉寺一个管家，答应收下他们为百姓，全家每人每年都要给色拉寺二十两银子。管家给了他一张条子，说以后，你世世代代是色拉寺的百姓了，回去好好过日子吧！他们卖光了所有的东西，向寺院交上了人头税，就赶回了家。把女儿们也叫了回来。可是过了没两个月，噶厦派来了一个差人，叫他们两口和两个女婿去拉萨，说是挨色儿告了状。到拉萨后，官员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大女婿投入监狱里。老夫妻俩和二女婿，只好天天讨饭，给大女婿送，听候断决。这时他们讨饭讨不到，仅有的一点衣物也卖光了。没办法，他请求“噶厦”，由他在拉萨等，妻子和二女婿设法搞点吃的，但官员不准。四个人饿得没办法，老头就让老伴和女婿，偷偷回家，取

点东西。她们刚走，“噶厦”就发觉了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老头也被投入了监狱。冬天，狱里的湿地上砭骨冰凉，他没有铺盖，缩在墙角发抖。妻子、女婿还没回来，他饿着肚子，有时就靠投进来的一点“却巴”（供神后舍给犯人的糌粑团）活命。这样一直押了三个月，才开审。判案的官员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，罚他和挨色儿各五十两金子（每两合藏银十三两）（挨色儿为了不失去几个女劳动力，说他和满噶作对头，打官司，但满噶的女儿们还愿意留在他家，结果官员又把女儿叫来问，不是这么回事，女儿们也不堪忍受虐待，因此罚挨色儿五十两）。满噶的罪名是政府百姓，不向政府告状，而投奔寺院，是犯法。还罚德隆小头人五十两金子，色拉寺十五两金子。正好这时，政府所属山南泽当寺院甘丹曲林有公文来，说该寺院领工缺百姓。挨色儿又施了贿赂，要求流放满噶一家，于是他一家就被流放山南泽当，作甘丹曲林寺百姓。老人在拉萨卖了仅有的一点东西，又借债，奉上了罚款，全家老小十一口，由一个骑马的差人押着来山南。他们的眼泪向肚里咽，心里骂政府、寺院、大差巴，是“其姜拉给”（狼、狗拉手，类似狼狈为奸）。在从拉萨来山南的路上，有人家的地方，他们讨饭，吃一点，还要留一点在过大山没人家的时候吃。就这样到了山南那时，他们仅有的东西，就是一头没人要的老驴子了。

到了泽当，甘丹曲林发给一岗地（三十克），每年除交

四十克粮食外，还有出不完的差役。他们什么也没有，就向寺院要求不作差巴，交人头税作“堆穷”，想靠卖力气，作短工过活，可是寺院说，他有几个女儿，年轻力壮，必须种差地。他们靠人工换牛工，一家子地里爬，地里滚，差地种了一年，不仅吃不上，穿不上，还欠下了三十克驴打滚的高利贷。

可是祸不单行，正当他们终日愁苦时，叛匪又占了泽当。这些叛匪，没日没夜地奸淫掳掠，女儿们不敢在家里呆，就躲到别人家里，或别家草棚里。有一天，叛匪来了，横眉瞪眼地说：你家有几个女儿，给我们去背水。老头只好央告，女儿都不在家，请用我家的水吧！叛匪把他训斥一顿，把他仅有的罐罐，连水一起拿走了。过两天，又叫他家女儿去背柴，叫小儿子去抬死尸。他们在这里呆不住，就在夜里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跟前。叛匪又来找麻烦，见他们逃走，说投了解放军，就把他家破房子拆掉，拿梁檩木料当柴烧。

三月一日（藏历）“天亮了”，解放了。他们又搬到原来住处，露天住在破墙下，这时，三女儿要生孩子，正在没办法的时候，来了个军管会工作人员，了解他家情况后，第二天就来了十几个解放军，三天把房子给修好了，刚住进房子女儿就生了个男孩。孩子生下才四天，又来了两个解放军，一个胖胖的，“象毛主席的样子”，一个个儿不高，领上三颗星。他们看了孩子，问有没有名字，说没有，问

什么时候生的，说“萨尼玛”（星期日），那就叫“尼玛”（太阳）吧！隔不一会儿，这三个星的军官（上尉），又请来一个裁缝，带来一块花布，让裁缝比着孩子的身子，裁了衣服，又问哪里有缝纫机，说街上有个裁缝有机子，军官又跑去自己把衣服缝好，然后带着衣服、鸡蛋、肥皂等，送给孩子和孩子妈妈。……

六月三十日

下午又到凯松谿卡，这里朗生都解放了（五十一户中除老弱残废外自己都安了家）。一进庄宅，原来死气沉沉的景象不见了，而是一片生机。小孩子围着栏杆在唱歌，一个木匠在做小黑板，小学准备开学。

大庄宅里安了十家朗生，我们晚饭后到他们房子里看看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宽宽敞敞。他们正吃糌粑。每家都有些锅锅罐罐，一袋糌粑，一袋青稞，小饭桌、镰刀、鹤嘴锄等等，这都是新分得的。最令人感动的是多吉家。多吉十来岁时，父母死了，差地被收回，谿堆把差地交给了差巴阿旺，那时她弟弟七岁，小妹妹刚断奶，她们就到了阿旺家，她替阿旺当差徭，不久弟弟多不金能干活了，就被抽到了乌金家，小妹妹郎噶八岁时被补到了一个差巴扎西康萨家。从此，姊弟三人都作了朗生，各自分散，直到这次解放才团圆了。她们搬到一起的第一天晚上，高兴得很。姐姐说：以后小妹妹在家，放放驴子、羊子，烧烧

茶，我俩出去作短工，等到秋收，分了地，我们就有自己的土地了，还可买点衣服。这两天，弟弟在家搓麻绳作靴子（三人都没靴子），妹妹放驴放羊挖野菜。姐姐是农协委员，常开会。三人安家时，各从主人处带来一点东西。小妹带来一头毛驴，一只山羊，一头小奶牛，两个小锄，一把镰和六升糌粑。姐姐带来一身衣服（是阿旺家最好的），一双靴子，一点糌粑，一个牛犊。弟弟带来一斗青稞，一套茶具（陶壶、火盆），一只小猪……。

尼玛次仁也回家了，他老妈妈高兴得不行。

七月一日

早饭后秘书长、张书记等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寺院工作问题，各个工作组都来了人。

我们到尼玛次仁家。他住一户差巴旁边，小院门口拴着两只小牛犊，屋门口拴着一只老羊（这是尼玛分来的）。尼玛次仁的妈妈，一个瘦瘦凹面孔的老妈妈，正在作酥油，现在她有两只奶牛了，一只是原有的，一只是尼玛分来的。屋地上坐着一个青年农民，他是来取麻的，是别村一个差巴。老妈妈说，我们作一双靴底，要二斤麻，纳得密密实实硬梆梆的，新靴子常把脚磨破，特别是一下雨的时候。她戴一个小碗样的帽子，很精神。乌珠平错老婆（差巴）来了，坐下喝了碗酥油茶（老妈妈自己舍不得往碗里放酥油，来了客人总是向碗里放一点酥油），谈起文成公主的故

事：“阿姐嘉萨（指文成公主），提倡戴‘巴珠’（弓形帽子），到山南，戴这种圆帽子，到拉萨戴‘巴够’（有高头饰的帽子），人们就至今戴这种帽子。”

“西藏原来不出青稞、豌豆，这些也是阿姐嘉萨带来的，豌豆藏在了眼睛里，青稞藏在了耳朵里；……”

“为什么藏呀？”我们插上来问。

“因为汉地老王很厉害，不愿给。”

“女儿都给了，为什么不给青稞、豌豆呢？”

“女儿原也不想给的。松赞干布的大臣去迎公主的时候，汉唐王在宫殿前，左边排了一千宫女，右边排了一百宫女，让西藏大臣挑，大臣没办法，这时候，一个汉族老人，爬过九重大山，站在山顶上，嘴里含一个铜管子，耳朵上用个铁管子，和大臣讲话了，说靠那边从那头数第几个就是公主，于是把公主认出来了……。”

这个多嘴的有趣的中年女人走了。我们和老妈妈谈到了朗生解放的事：“尼玛出来了，老人高兴吧？”“我们一家很早就受苦，我只尼玛次仁一个孩子，从小他父亲就死了。好容易养到八岁，就让谿堆抽走当郎生了，扎西丈夫在世时，对郎生很厉害，他死了，女人也好不了多少。尼玛小的时候，天天担心他挨打挨骂，大了想让他照顾照顾我们老年人，可是，儿子是自己生的，却属于人家，不能随便回来呀？”

这次靠人民政府恩情回来了，老妈妈高兴得当晚没睡

好觉，对儿子说：“儿啊！我们祖辈是受苦人，你从小就好，不偷人家东西，不办对不起人的事，现在人家选你当了农协主任，你可要给受苦人好好办事啊！不懂的，就问工作同志。”

前年十月，尼玛次仁和一个女郎生要好了，但一直不能住到一起，这次朗生解放了，老爸爸去找到她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和我家尼玛好，从前不得到一起，现在你自由了，你如果愿意，我们家就是你们的家，尼玛四岁的时候，他妈妈跟了我，我和他亲爸爸没分别，也不会亏待你的。……”这女人没家，高高兴兴搬到尼玛家来了。说着，这老人回来了，高大个子，络腮胡子，是个“格聂”（掌犁人），他一早出去放水，到中午才回来吃饭，一放下铁锹，从怀里掏出一兜子青草，给了那只老绵羊儿把，他坐下来，敞开汗淋淋的衣襟，老妈妈端来一大铁勺子“羌”。他咕咚咕咚喝两碗，然后和老妈妈一起吃起来酸“羌”糌粑，就着萝卜煮羊肉的菜。

老人吃着谈着。他原有个妻子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因为妻子手不干净，他就离开她了。两个女儿，一个给人作了朗生，老爸爸每年给她送去一双靴子，“当朗生，费靴子得很啊！”前两天，他找到女儿说：“你解放了，愿意到我那里去就去，不去，就自立个户过个自由日子吧！直到我死，每年还是给你一双靴子。”他离开前妻后，就到这儿来了，和尼玛次仁妈妈同居了，那时，尼玛才四岁，已经二十年

了。

谈到分地，他说：这里的人都从小劳动，会种地，把地分给他们自己，保管田里一根杂草也找不出来。现在他们都眼巴巴等着哩！有的在算计着：我会得到哪块土地呢？

基嘉搬到新的家已经三天了。今天一早，一个老婆婆，是她的姨母，就抱着一瓶子“羌”，瓶口上放上吉祥酥油来祝贺她来了。早饭时候，我们到她家。她坐在铺着毛垫子的地铺上，笑盈盈地给一个邻人斟茶，尼玛来这里开会，来不及回家吃饭，也到她这儿吃糌粑。

屋子的一角，堆满了盛青稞的篓子、小筐子、旧箱子，灶上有锅罐勺碗，都是分得的，我们问她解放了，有了新家，想些什么，她一直不说。

到晚上，工作组小卓玛来了，基嘉一见她开口了。她煮着糌粑糊糊，和我们谈起了过去：“我们这些人，是生来受苦的，人不吃的东西，给我们吃，人不穿的的东西给我们穿，人不走的路让我们走。安家立灶，连想也不敢想。没有自由的身子可以随便走，没有现成的门让我们进啊！

“几年以前（她今年二十岁），我就想交人头税作‘堆穷’，离开谿卡，今年向‘谿堆’请求，‘谿堆’就推明年，明年推后年，直到今年才答应了，每年交一克十升青稞，出十五天差，请求离开两年，只答应一年。离开主人很简单，把自己的碗向怀里一揣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
“立个家，哪那么容易呀！自己除个光杆身子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个盆盆罐罐也没有。立了灶，还要向主人去献哈达，报告自己在哪里住下了。现在一解放，人民政府把什么都给准备好了，房子现成的，垫子、桌子、坛坛罐罐什么也是现成的。从前不敢想的，现在实现了，这都是政府的恩情啊！”

“我虽当了委员，年纪还轻，什么也不懂，我一定好好向工作人员学习，好好为人民办事，有多大力，出多大力，得空就去劳动。”

“秋后分了地，把两克青稞的债还清，和邻居们换工、互助，种好地。”

全谿卡五十个朗生，二十个安了家（十七户），三个还在庄宅里干杂活，其余回老家了。

七月二十二日

随分工委王运祥书记下乡，先到桑日县戎区。车子沿江行两小时，到戎，江边一个大村镇，一百多户人家，有卡达却德寺，喇嘛一百一十多人。这一带青稞播得早，江边的已快吐穗了，这里靠山边的还只几寸高，这里和沿途都有水渠，一个大渠从江的下游向上游方向流，这一带水利相当发达。

桑日，现三个区（原来的宗），即桑日、戎、窝卡，共约一万左右人口，戎、桑日为农业区，有一苹果园，约有

千株苹果树。窝卡半农半牧区，草茂土肥，青稞没腰，野韭遍地，还有熊等野兽。

现“三反双减”搞得好的一个点是戎，已开几次斗争大会，斗争了反动的原宗本，上层反动喇嘛等。废除了乌拉、高利贷，现正登记高利贷情况，准备向债主索债契，几天后即解放朗生，帮助他们安家。

寺里搞得很有趣，喇嘛和群众联合揭发参叛的上层喇嘛的封建特权和黑暗。叛匪在时，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青喇嘛，年青喇嘛不从，被用刀杀死了，还有两个小喇嘛，每人被鸡奸一、二百次，现在他们都起来了，都要求还俗，一批七、八岁以下的小喇嘛已回家了。据摸底，除跟叛匪逃跑的不算，十一人中，愿留寺庙继续当喇嘛的只五人。

七月二十三日

住戎一天。落雨。翻身农奴们冒雨修渠，渠埂上插着红旗，男男女女，背土挖泥，唱唱喝喝，干得很欢。农会主任多吉说，这个渠长约走一个早晨，灌戎一带土地，往时修要两三天，现在不到一天就修好了。

我们随便到一个堆穷家聊天，主人是个老太太，她七个儿女，大儿子三十岁，给大贵族拉加里当朗生，又一子一女，当喇嘛、尼姑。此地规矩，三个儿子，就要一个当喇嘛。当尼姑的女儿，每年只一克口粮，不足的要家里负

担。她家租几克种子地，她和小儿女们耕种，交租后不足吃用，借有五十多克债。债主达瓦次仁，放、收债时住她家，问她达瓦次仁怎样，她说：还不错。从这家，到农会主任多吉家，多吉去领导修渠，妻子在家。这是个三十岁的妇女，很爽朗。多吉家真可谓家徒四壁，除几个罐子、陶壶等以外，再就是一点破衣破毯，此外一无所有。多吉家为差巴，逃到此地，妻子家也是差巴，现两妹妹支差，给她一克多地，夫妻俩就在此地安家，靠一克地和作短工生活。两个孩子，大的女孩八岁，因生满头虱子，剪了头发，回来了问她话，她藏在妈妈怀里。

说着话，来了一个老婆婆，她开玩笑说：我最富，到哪吃哪（讨饭），现在，政府发了口粮。

过一会儿，几个修渠的男女，中午到这儿喝茶，他们自带糌粑袋，一点茶、盐、油、碱等，每人摊一点，就由多吉妻子煮起茶来。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，也很爽朗好笑，是多吉老婆的妹妹，身体魁梧，赤着一双肥大的脚。她家种两种地，一种是“达岗”（出马差的地），专出马差，一、二日，三、五日就出一次，一种是“根岗”（跑腿的地），因爸爸原为小“根保”（小头人），给拉加里管家，跑腿派差。她说现在快活得很，一不出差，二不还贷，秋后干活是给自己干了，糌粑可以多多吃。还有一个小青年是多吉堂弟。他们每人一个毛口袋（有的是皮的），里面有肥皂盒样的酥油盒、小茶袋、揉糌粑的羊皮兜和木碗。女主人煮好

茶给每个人斟好。

下午，多吉回来了，四十多岁，头发有点斑白，是位快活人物。他想些什么？他在想，一百多个朗生，怎样解放，怎样安家，其中有两个是“谿堆”仆人，想马上回家，他告诉他们，忙走什么？两手空空回去，怎样生活？要他们留一个时期分了东西再走。他在想，穷人没糌粑吃了，他自己也只剩几天粮。问他怎办，说去借，向谁借？他掰着大姆指说：向这样的户（意为大户）。他们是些什么人？他说，他们地多，百克以上，有朗生，放债，他指的是差巴中的富户，有的是“二地主”。问他怎么去借？他说：我们向他们讲，过去我们借点粮，又是送鸡蛋又是送肉，先喂饱了你们，又要利息，剥削我们好苦，现在新政府规矩，借粮无利，你们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他的话逗得我们好笑。问他斗争依靠些什么人，他掰出小手指和无名指说，这样的户，一百户里，这样的户七十户左右。他还说，现在百姓高兴极了，过去藏政府、拉加里（王）、宗（旧县政府）等等的人，压迫我们，现在我们要压迫他们了。前些天，斗了几个，开始把他们每人揍一顿，以后干部说不要打人，就没打了。多吉当过十年朗生。

妻子对他很好，他喝一碗茶，妻子斟一碗。

谈着话，一个老头来问：我们村什么时候放水？多吉想了想：明天吧！农会现在有权了。

从多吉家出来，见一群孩子坐在渠边作泥人，有的作

驴子，有的作汽车。到了卡噶却德寺，在喇嘛们住的一处房子里，一群小喇嘛，在房顶上玩，见了我们跑下来接我们。这群孩子，从房檐一个大木棍上，翻上翻下，玩得很热闹，问他们干什么，说在开会，讨论谁愿意留在寺院、谁愿回家。大一点的叫阿旺索郎，十七岁，已穿上了便衣，和另一个泽仁多吉(十六岁)，说：都不愿留寺了，愿回家。为什么，他们说：寺庙不准剥削人了，要吃饭，就要生产，回家和老百姓一样劳动。他们还说：去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噶丹寺的一个喇嘛叛匪，三十多岁，要鸡奸这一寺一个喇嘛索郎，索郎是个青年，二十二岁，长得好看，他不肯。那天中午，喇嘛们正在开会，那叛匪喇嘛就把索郎拉出来，走到石阶上，把他杀了。第一刀戳在胸上，索郎顺手拾起一块石头还手，但马上又挨一刀，就昏过去了，抬回去第二天中午就死了。卡噶却德寺喇嘛们到叛匪“马基”(司令，住宗政府)处请愿。噶丹寺来的三十几个喇嘛搬出去了事。在这以前，这个杀人的喇嘛还撬过阿旺索郎的门，他不在。还抢过泽仁多吉家的东西。有的喇嘛带我们看了拉康护神房。暗暗的房子里，梁上挂满了假面，柱上绑有四个布色的草人，一个假面头，很怕人，都是吓人用的。

晚上，找宗的朗生们谈了谈，男女十人，正捻毛线，他们集体吃、住。赶驴的叫次仁多吉，他说：现在轻松极了，白天干完活晚上就睡，不挨骂，过去每天六勺糌粑，

现在随便吃，没粮就找政府，他已作了多年朗生，今年三十多岁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仍住戎。上午到部队（四〇一团一二〇连）了解军民关系情况，部队同志热情谈了不少动人事例。

县委继续开会，中午分工委王运祥书记一边吃饭还一边考问藏族干部政策问题，他问副县长老婆，一个黑黑的姑娘昌珠，什么是“三反”？这已经是第二次问了，昨晚答不上来，说一反叛乱，二反喇嘛，王书记耐心给她纠正解释。今天又问，她说一反叛匪，二反差巴？王说：怎么能反差巴，看起来，要培养藏族干部真不容易呀！

下午乘小牛皮船过到江北，步行到桑日（一说吉祥山，一说铜山），这里山沟中出一水，据说从雪山湖流下来的，水势奔腾，清澈见底。有大漂石的地方激起浪花。此水灌溉田地，土质甚肥，庄稼长得很好，青稞已秀齐穗，蚕豆黑绿绿的。向里拐，树木深处，有小桥，过桥即桑珠颇章。这是拉萨大贵族桑颇家在大庄园修的一处宫殿。颇章（宫殿）前边有一个大房子，我们部队暂驻这里。这大房子是桑颇家派的宗本的房子，宗本名益西丹增，原为差巴，作宗本后，派乌拉种地一百克，家有四十多朗生，全劳力二十多个。群众已斗争他三次。他这房子很阔绰，一个大院，三层楼房，中间经堂很宽大。

“桑珠颇章”气派很大，象一座大寺庙，大院子前半部两侧皆为马棚、佣房，后边三层大楼，石砌厚墙，楼上房间甚多，名“罗吉颇章”(意为别墅宫)，百姓说是十一世达赖喇嘛时修的。此颇章背后山上，有“宗”(“宗”，有山顶宫房之意，一般为宗本，即县长住地)，相传为桑颇家出达赖时修的，早年为桑颇家宗本住地，近年无人住，只两个扫地的。桑珠颇章平时也无人住，只九个朗生看守打扫，前几年，夏天桑颇家人偶尔来此一住。颇章一侧是一条水渠，前边是林园，园中有二、三百年的大白杨树，高参天，粗数围，在西藏少有这样的大树，杨树之间和南面有苹果树，已很粗大，今年不结果，只见几个海棠果样的青果，还有桃树，为山南产苹果的少数地方之一。

桑颇这个宗，实即大庄园，共有田地三、四千克，农奴九百八十多人(计一百八十多户)，差巴八十多户，余为“堆穷”。差地一千八百多克，出租地六、七百克，自营地一百七十多克(不确)。此地山水秀丽，树木葱茏，将来既可用水发电，又可培植果园，实为一好地方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星期日，跑了几天，今天看一天报纸，整理一下思想。晚上考虑最近报道项目，想到分工委王运祥书记下去情况，可写一“书记下乡”。

王运祥同志在紧张的工作中，由于劳累过度等原因，

患了肺炎，医生强迫他住了几天医院，可是没等病全好，他就搬回来了，已经开始的西藏山南农村革命，作为领导机关的分工委的重要工作，使他不能安心休养，回家开了几天会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就下乡了。第一天到了桑日县的戎，听了汇报，帮助县委和工作队研究部署了“三反双减”工作。听汇报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些藏族干部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，有的因为帮助教育不够，犯了点错误，县委副书记刘家骥说：目前在我们这里，汉族干部比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好，更亲密些。王书记沉思片刻，说：不对！从你们汇报里，应当说，藏、汉族干部和群众关系都很密切，但如果说，究竟是藏族干部和群众交谈、来往更密切些，还是汉族干部更密切些，我看还是藏族干部。群众有事找你，因为你们是领导，这不能说他们不信任藏族干部，至于个别藏族干部中受了领主欺骗，群众对他们有点意见，这是因为我们教育帮助不够。应当随时随地教育他们，提高阶级觉悟，把党的政策耐心讲给他们听，使他们真正理解掌握，能独立向群众宣传，主动工作。你们不要把藏族干部当翻译员用，要使他们能独立工作。讲到这里，王书记向一位藏族副县长说：“代智，你可要好好带头啊！”

从这天上午起，他自己首先注意了这一工作。晚饭后，大家聊天的时候，他把代智老婆，小丹登叫到一边，象考小学生一样考起来了。“丹登，你说，什么是‘三反双减’，我们发动群众，依靠哪些人，团结哪些人？……”小丹登

平时这儿跑那儿跑，没注意好好学习，多半其他同志说一句她给翻一句，再不，就教小学生唱歌跳舞，被王书记这一问给问住了。她说：“三反吗？第一反‘娄绝巴’（叛乱分子）”，书记笑了，“有点门，第二呢？”“第二反喇嘛……”王书记大笑：“哦！怎么能反喇嘛呀，……”小丹登早已察觉自己说得不对，把头向怀里一低就格格地笑起来了。王书记像个慈祥的爸爸，拍着她的肩头说：“帮助西藏人民翻身，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，可不能当儿戏呀！可要好好学习政策喽！”接着，他掰着手指头，一条条教她，告诉她要依靠贫苦农民，不要和领主女人混在一起。考了她，又上楼去考扎西卓玛，这女孩答得很好，书记满意地笑了。

第二天，又开了一天会，在会上，王书记又一再强调加强培养藏族干部，耐心帮助他们。中午吃饭时，小丹登又来了，王书记一边吞面条，一边问她：“丹登，三反双减记清了吗？”“记清了！”“谁给你讲的？”“昨晚代智给我讲的，”“你说说看，”小丹登掰着手指头说了一遍，王书记满意地连说：“好！好！就照这样办啊！”

下午到了桑日，一进庄园大门，他见一群人开会，一问是农协委员，散会后他请主任、副主任和一个朗生姑娘留下来，和他们谈话。先问了他们的家庭情况，对工作队有无意见，然后就谈起三反双减政策。他先让农协主任、副主任谈，群众怎么组织发动的，积极分子是哪些人，三反怎么反的等等，说对了，他微笑着点点头，不对的，他

耐心解释一番。天已经黑了，但他要弄清这些新培养的干部的情况，就去拜访了主任扎西的家，和扎西，扎西的妻子谈了话，看到他们很穷很苦，才放心了。

第二天，从桑日骑马到“姜”(地名)，一路上，骑着马，他又向“回马”(过去西藏的官员、领主路过一地，农奴要派马和跟马的人去送，到站后跟马的人把马牵回，叫“回马”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向群众雇马，也有人“回马”)的小居麦次仁作调查。居麦次仁骑着一匹小马，铃声叮叮地走在前边，王书记和昂旺跟在后边。“小弟弟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……”“你说说，桑日宗有几个谿卡，多少户百姓？”“三个谿卡，百姓嘛，几百户哩！”“多少土地，多少户差巴，有没有常年乌拉？”“……”，“剥削压迫百姓的是哪些人，有几个？”“都是宗本，佐扎，有七个，他们是娄绝巴(叛乱分子)！”“斗了吗？”“都斗啦！”“都是坏人吗？”“都是，有两个特别坏，一个被我们打死了！”“哦喝！好厉害！不打死不行吗？”“不打死他们，以后他们会报复我们的！”“哦！好厉害的小鬼，以后不要再打啦！向他们说理。有人民政府，他们不敢报复的。你们想，人民政府会走吧？”“不是，因为他们的主子桑颇还在，如果把桑颇也打死，我们就不怕啦！”“你知道桑颇是谁吗？是咱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，怎能打呢？”“我们知道，他是中央这一边的人，可是他是贵族老爷呀！”“你们怕他吗？”“不怕！”“为什么不怕？”“他如果反对政策，我们就斗他。”“会反对政策吗？”“料想他不会的，他作了中

央的官，还敢不听中央的话呀！”……书记最后笑了，“好厉害的小鬼头，心眼满多呢！”

七月二十七日

上午到乃东，了解朗生安家情况。乃东（原宗政府在此村）共二百三十六户（包括新安家朗生），一千零六十八人（不包括喇嘛寺喇嘛），共有朗生、乌拉、差徭等二百多人，计：

大差巴郭乌家（宗本秘书）五十七人。

大差巴德吉康萨家（宗本不在时代理宗本）二十人。

囊德拉家（头人）八人。

则错寺的乌拉五十多人。

饶登夏家（策迈林谿卡管家）五十多人。

中等差巴家的朗生三十多人。

奴隶性质的农奴总计占农奴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。除原来有家者外，新安家的五十六户，还有一些，因主人无法解决口粮问题，尚未单独安家。现正研究如何解决口粮问题。

乃东的领主：

则错巴寺有土地三千克。

颇章寺和贵族一千克。

政府二千克。

共有土地六千克。其中约二千克在本村境内（由本村

农民耕种)。

我们原来访问过的老妈妈群宗（五十多岁，母亲抵债作朗生，丈夫被牛抵死，儿子患糖尿病饿死）和巴珠妹妹阿旺曲真等，都安家了。今天都锁门下地去了。农民们知道了秋前分地，农会组织大家集体拔草、放水，对田地管得很好。有牲口跑到田里吃青稞，农民们自动牵来找农会主任多吉或副主任们，农会干部就把牲口主人批评一顿：“你知道今年地里粮食归谁吗？归我们穷苦劳动人民，不好好照管牲口，吃了粮食可不行啊！”

前几天，看田里草多，组织了四天全体动员、突击拔草，解放军部队、机关干部、喇嘛等也都参加了，每天有一千多人，草刚拔完，雨季来了，青稞长得葱葱绿绿，现在吐齐穗了。

这两天，农会正组织大家打草，晒干草。我们到曲郭乌家大场院里，遇到几个妇女、一个中年人、一个小青年，正用驴子从田野把草驮回，在场里散开晒。一问，原来都是曲郭乌家朗生，现在都安家了，每人从主人那里领得六到十八克青稞，三克糌粑，四“聂卡”酥油，两块茶，还有盐、碱、小奶牛、家具等，他们高兴极了。中年人叫卡玛乌珠，有四十来岁，原是主人的“格聂”（掌犁人），一个妇女叫次丹拉姆，养奶牛的，谈起安家，笑呵呵的，说：我们祖辈受人奴役，没一点自由，主人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如今自由了，一说劳动，大家一齐快快活活去劳动，回来

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，随自己吃得饱。”“这干草用来喂谁家牲口？”“喂寺庙的，曲郭乌的，古德康萨的耕牛。这些牛，过些时候就是我们的了，现在我们派人送到牧场去放，现在存下干草，明年春耕，耕牛就有得喂了！”

下午到泽当小学，学生一百零五名，有一个辅导员，有三十二个学生入了少先队。课程有藏文、汉文（语）、算术、体育、歌舞，前几天小学生们还演了翻身戏。孩子们正上藏文课，用竹笔在小木板上练字。小维赛（十岁时十两银子〔约合人民币七角多〕被卖为朗生的）也在这里。朗生儿女和小朗生有好几个呢！

傍晚到了泽当农会主任坚赞家。一个帮着整理寺院帐目的商人说，泽当原有商贩二十多户，有店铺的七、八家，现在因缺货，三家开门，其余也下地了。但粮、茶、油、盐不缺，缺布、肥皂等。泽当小手工业共四、五十家，织氍毹和袈裟料的三十家左右，木匠二，靴匠一（坚赞自己），铜银匠二，金匠二，现在只有织氍毹的恢复生产，其他除木匠有时找活外，皆未恢复生产，大多靠种小块地和过去的积蓄过活。

在镇外小树林里，有几个小布帐篷，一些过去的流浪人住在这里不想走了。他们是“洛热娃”，以贩卖小牲畜、作短工、作小手艺、杀牛宰羊等为生，随处流浪，向“洛基”（管洛热娃的头人）交人头税（十五岁以上者，各藏银二两到几十两不等），他们很象吉普赛人，听说泽当一带快

分地了，想住下来。一个七十多岁老头子，平错顿珠，是作银饰的，说：我们流浪够了，解放了，我们也不想分到地，已向泽当工作组同志登记过了，正找房子。我们的祖先，也是种地的，是原觉洛宗洛热地方的差巴，因差役过重，后来四处逃亡，成了“洛热娃”。他们住的小单布帐篷，四角透风漏雨，有的已破得等于露天，七户二十七人，还有些几个月的小孩子。

今天给分社发电报，报告八月报道题目。

七月二十九日——三十日

昨天上午向分社发了机关、部队生产和群众生产供综合的材料，下午到了凯松谿卡。

这些天，下了几场雨，又有几个好晴天，青稞很快吐齐了穗，原来苗很少很稀的，现在也绿油油一片了。油菜花谢了，正结荚；豌豆花开了，双双紫色小蝴蝶似的，有的也结荚了。

凯松谿卡村子里，静悄悄的。妇女们拔草去了，孩子们上学了。进了庄宅，一上楼梯，农会委员们正开会，他们最后确定分地方案，马上就要宣布了，这几天，他们忙着划阶级、定成份、查田。查田的时候，男男女女分成小组，走遍了每块田地，整整花了七天时间。因为整个谿卡一千六百多克土地，有一、二千块。

下午，全谿卡每户一人，在树林里开会，工作组的丹

巴坚赞拿着个单子，坐在中央，人们围得紧紧的，听他宣读，谁家几口人，得多少地，谁家中农，地多些，本应抽出，不抽了。然后分成了三个小组讨论。讨论时，堆穷、朗生们说：我们生下来，就干田里活的，但是从来没有一点点地，连差地也没有。新政府象父母一样，不偏袒哪一个，都分给土地。初次宣布时，说地多的中农把多的抽出，问他们有没有意见，说什么意见也没有。今天宣布中农的地不动，中农高兴了，说心里话了，说原来说没意见是嘴上的，今天说没意见是肚子里的。中农索郎，昨天听说要抽他的差地，回去就喝了“羌”，说：“你们分地了（指堆穷、朗生），现在欺侮到我头上来了”。今天他放心了。昨天有些朗生不愿多要地，怕支乌拉，干部解释后愿意多要了。

二十九日晚上，农会开会，研究地怎么分法，确定先分卡多地方的地。

三十日是分地的第一天，我去看分地。一早，农会委员和分地小组就来了，男男女女的，一大群人，穿过麦田间的小路到卡多去。小卓玛背着个板子，象写生画家一样，是在田里写字用的。路上，老拉珠向阿旺说：人民政府对我们穷苦人，比父母对出嫁的女儿想得还要周到，借粮、安家、分地，地分得也很公平。过去穷父母只能给儿女留下一身债，人民政府给大家土地。人们说说笑笑，路上过一小河，妇女们把裙子一提就淌过去了，水没大腿，又很急，她们倒满不在乎，基嘉、多吉，还有堆穷卜穷的老婆，

一个胖圆脸的高个儿年轻妇女次仁错木，背着一个还不到一岁的孩子，赤着脚，和其他妇女一起在前进。

到了山下卡多小村，委员们在地头开会，一个老头提出：按这里的情况，如果分八克地，给五克好的，三克坏的。大家都同意了，开始分。先分给谁呢？于是十来家应分土地较多的人，每人拿个石子、小刀、钥匙等作为自己记号的东西，交给委员阿旺，阿旺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，每人一个，告诉一个号，然后叫号。这样抽签结果，从四维巴珠开始，他是个老“格聂”，矮老头。第二个就是次仁错木，先分给他一块两克多的休耕地，草长得厚厚的，这是块好水地，她高兴得背着孩子跑到地边，请乌金告诉她地界，看了又看。第三个是老婆婆索郎群宗，也先分了块好休耕地，老婆婆乐得闭不拢嘴，马上搬草坯和石头垒在地边，作了记号。她说：祖祖辈辈没有地，今天有地了。老婆婆带个孩子过活，分得了七克地。地块很小，又要好坏搭配，使大家满意，人们在田里绕了几里路一个大圈，才分完了两户，委员们是很负责的。到下午两点，分地的人都到一个差巴家，各人拿出自己的糌粑口袋，主人提出一木桶羌，一边吃着喝着，一边说笑。下午又继续分。小卓玛代替了卓噶和丹巴，挎着木板，分一块记一块，分后又召集分得地的人家开会，征求意见，天傍黑才回家。

晚上，农会又开会汇报，研究明天工作。基嘉汇报说：次仁错木高兴得很，问她有没有意见，她只说：“啥意见没

有”。益喜芝玛和赞章（两户堆穷）说：我们从来没地，成年给人作短工，东家吃一顿，西家吃一顿，自己租种一小块地，也大都交了租子，成年干活，没粮吃。今天有了地，共产党、新政府，比我们父母想得还周到。

尼玛次仁汇报说：查果（有两个小孩的寡妇）今天特别欢喜，她说：我以前不是领着孩子去作短工，就是背着孩子去讨饭，今天政府救济了粮食，又分了地，再也不用为吃发愁了。有了地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生活会好起来的。基嘉悄悄补充一句：她还说：“地是有了，现在就缺放水的人（指没有丈夫）。”这一说，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，基嘉笑得脸也红了。她也是正在想着放水的人啊！从这里又谈到尼玛次仁主任委员。这个青年原有一个没过门的年纪大的临时妻子，现在两人不在一起了。阿旺说：“那个拉倒了，尼玛次仁有了新目标，羌和哈达已准备好了。”又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。翻身作主的农民们，今天心里充满着无限欢乐，他们有着多美好的愿望啊！

又研究了明天怎样继续分地才散会。

七月三十一日

早晨，农会委员和分地小组的人，又很早就来了，出发去分地。

二十四岁的姑娘江安拉姆背着孩子去分地。分得了十克。她十六岁时，父母分居了，父亲带四个孩子走了，母

亲重嫁了人。她就去给一家差巴作仆人，一千三年，回来就向差巴借了个小屋子，自己打短工，卖鼻烟生活。去年，一个男人“欺侮”了她，生了个小孩。今天分了地，她说，过去我们连撒泡尿的地方也没有，新政府给了我们地，一定努力劳动，相信生活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在晚上访问了她，母子俩正吃饭，她摸着黑，嚼口糌粑，嘴对嘴给小儿子。她的屋子又小又湿，门口就是拴牛的地方。

卓噶问阿旺说：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堆穷，谈起分地高兴不高兴？他说：“当然高兴啦！这些天，天空升高了，贵族脚下的土地塌下去了，我们在天地间就觉得开阔了！”

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白玛措姆，堆穷，背着孩子来分地，她说：过去我们连牛鼻梁那样一点地也没有，昨晚一听说分地，我丈夫今天早早起来，就跳到猪圈里堆肥，她说，赶快积肥吧，今年有了地，收获是自己的了，好好劳动才有好的收成，不好好劳动，象是把石子投到深谷里，不会有回声的。

中年妇女达努，过去自己和两个儿子都是朗生，想见一面都很难，现在母子团聚了。她说：现在想早点休息就早点休息，早晨晚起一会儿，就叫儿子烧好茶。今天又分地，新政府对我们，好比是把糌粑满满盛到碗里，端到我跟前。过去呀，自己也好，儿子也好，要吃饱，就没穿的，要穿衣服，就饿肚子，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连巴掌大的地也没有啊！

上午，随便走到庄宅东边一处人家，马棚里有两个铁匠正修家俱，打镰刀，是兄弟俩。过一会儿，老妈妈和一个年轻妇女来了。老妈妈叫查果，丈夫是尼泊尔人，铁匠，从年轻时起，就随他作流浪人，在雅龙一带串乡打铁，大儿子五岁时，丈夫死了。她就带三个孩子和母亲流浪，儿子大了，两个作了铁匠，一个作短工。两个大儿子娶了一个妻子，就是这年轻妇女，生了三个孩子。一家九口，过流浪生活，搬家时，大孩子驮在毛驴上，二孩子爸爸背着，小孩子妈妈背着，老妈妈和两个儿子背着东西，老太太（老妈妈的母亲，已七十五岁）拄着拐杖走。这一家四代就到处为家，每年男人还要向泽当管混血儿的头人交六两一个章噶（二十分之一两）人头税，每三年增加交每人一百五十两，有时候连小锅也要卖掉交税。现在这种生活结束了。农会副主任阿旺还告诉他们，就住这房子，不交租，马上给分土地，老妈妈高兴极了。

下午到凯墨谿卡，乃东县副县长扎西坚赞正在大杨树下给农民讲分地问题，凯墨谿卡明天就开始分地了。他们起早贪黑，查了两天田。

又拜访了农会主任采旺曲吉的老爸爸丹巴白杰。这位六十九岁的老人，谈起话来，神采奕奕，说到今天生活，他说：“过去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孩子们睡在马槽里（老人一家是朗生，他给谿堆管马），现在吃不愁了，穿也不愁了，住上了老爷们住过的高楼，下雨不怕头顶淋，睡觉不怕地

下湿。马也不用我喂了，天气好，愿意走动，就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从前我给主人转经筒，现在我为毛主席祷告，没想到一年到末了，这样舒服，真活不够啊！只有一点不如意，大女儿不听我的话，还常常骂小弟妹，使我有点伤心。”我们劝慰了老人家。谈到这些天，朗生安家，老人说：“雅陇雄再没有用‘哲’（升）给量着吃糌粑的了！”（雅陇雄地方再没有按日发口粮的奴隶了！）。说到副县长，老人伸出了大拇指：“我们‘根啦’（老师）是这样的。他教育百姓，不知劳累，讲话讲到我们心里，把我们的心讲得亮亮堂堂，（老人前时喂马，被一匹调皮的马咬了，从此，副县长告诉老人，不要再干活了。）又关心我们。”“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如果有一条河，从发源到大海，哪里有波澜，有阻挡，他都要把它去掉，让水畅畅快快往下流。”

八月三日

一号从凯松回泽当，发了补充材料（凯松谿卡调查报告）。二日星期，喝酒聊天，写了“新藏戏”，到夜三点半始完成，疲劳得很。

今天一早把稿子交部队同志带回拉萨，早饭后骑自行车到凯松。

路上想到这些天分地的事，感想颇多。这些囚首垢面，衣服褴褛的人们，今天手一指说：“这块地是德吉的！”“这块地是卓玛的！”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今天他们真正成了上

地的主人了。还想到，应当写一篇“洛热娃安家立业”，和一篇“分地”，还应写一条消息。

十点到了凯松，正开全谿卡大会，讨论分牲畜等事。男男女女在庄宅二楼走廊里坐得满满的，先讨论分耕牛。这谿卡，共有十九头耕牛，四头是一般农奴（差巴）的，十二头是谿卡的，三头是二地主扎西的。谿卡和扎西的分给农民，农会提出分片公养，大家都满意。讨论扎西的耕牛赎买作价时，扎西和富裕中农说这些耕牛是每头十“品”

（每品五十两）银子买的，现在连农具十品一头。群众说牛老了，两头好些的，每头可算七品，次的每头可算六品，共二十品。扎西又要花招，说：“牛我已养熟了，可以还由我养，大家用。”她的打算是留下耕牛用来换人工，还想剥削人。阿旺马上问她，你一个人，要这多耕牛怎养？她说：可以雇短工。阿旺说：大家都有了地，谁给你当短工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这是对二地主的嘲笑。洛珠（上中农）问能不能把耕牛卖给他一头，好凑一对。谈到分马，还有个中农说想买一匹马，没得答应。中农这个阶层，老是想占点便宜，大家分东西，他们想从中捞一点。

最后分羊子，研究水磨管理，水磨决定由原管理人管，每年有十克糌粑的收入作为报酬，谁磨糌粑，谁出一点。

关于谿卡一百八十只羊子，农协会初步意见，也不分，因为一家分一两只，不好养，就破坏了。决定谿卡农民公有，由原放牧人放牧，羊毛、粪等归放牧者，群众就觉得

羊子与自己无关了，不如集体公养，羊毛、粪等收入归放牧者。大家讨论中，基嘉把多吉叫到一边商量，然后提出了意见，如果羊毛、粪等分给大家，牧羊人的地由大家给他种、收。这样，大家都满意了，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，很快成长起来了。

午后开始分牲畜。谿卡有十五头小奶牛和小公牛。母女两代给谿堆喂牛的其美措姆老妈妈和女儿，把牛赶来了，都没有缰绳，男男女女许多人帮忙，每人把住牛角拉着一头，阿旺主持开始分了。这些牛，决定分给新安家的朗生，十七、八个人。每人拿一个自己作记号的东西，放在阿旺破呢帽里，然后把这些东西编号，再和已编了号的牛对号，当作抓阄。第一个是朗生德吉，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，得了一头小奶牛。她用两只粗大的手把着牛角拉过去，人群中鼓起了掌。第二个是多吉（三姐弟的妹妹），分到一头黑色小奶牛，她解下腰带绑在牛脖子上，拉到一边。基嘉和另一个男朗生分得一头小花公牛，人们开玩笑说她分了两条牛腿，她哈哈大笑。

其美措姆老妈妈，两代给谿堆养奶牛，决定让她挑选一头最好的奶牛，老人家挑了一头怀犊的奶牛，很高兴。她说：“从前我们什么也没有，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。现在房子、地、牲口什么都有了，只要好好劳动，什么也不愁了。”老妈妈对每个小牛都很熟悉，她告诉小牛的新主人，它的妈妈是哪一个。

分完牛，又分驴、马。

格桑把驴子、马都赶来了。这个五十岁的老人，给谿堆养了三十多年马，今天大家让他挑一匹最好的马和一头最好的驴子。他挑上了一匹一岁的小母马，这小马见人多，就乱蹦乱跳，又挑一头大母驴。小老头特别高兴。他说今年秋天就给小马上鞍教走，过新年他就可以骑了。

最有趣的是小强巴，从七八岁被谿堆派为差徭，今年十七岁，小小年纪过了近七年奴隶生活，现在自己安家了，和养马的格桑住在一起。他先分了一头小驴驹，拉着驴耳朵到处找小驴的妈妈，接着又分到一匹小马。他骑在光背的小马上，在众人面前跑起来，洋洋得意。

今天一共分了十五头耕牛、十六头奶牛、黄牛；十八头驴子、七匹马、一百八十二只羊子。两盘水磨和三个林卡都交待好由谁管，算作全谿卡农民们的财产，其中靠河口的大林卡，交给县上，统一管。

分完牲口，开座谈会，一个缺牙的五十岁老妈妈格桑，是个洛热娃，最近才在这里落户的，全家六口，分了十七克地，还要分房子。她说：以前为了我们可怜的生命，到处跑，到处流浪，没有安身之处，现在有了房子，分得了土地，我再不要风里雨里到处漂泊了。

六十六岁的扎西罗布，一个穿红色破衣的堆穷老爷爷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有了地。这地不是“博”，也不是“谢”，不必向谁交租，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啦！感谢共产党、新政

府。

一个替差巴希洛当乌拉的老大妈（四十八岁）苍觉，分了五克地、一头驴、一头小牛，见了工作人员就喊“吐吉其！”（谢谢）老大妈父母是差巴，父母死后，她和丈夫继承当差巴，是热乌曲林百姓。后来，寺院派她丈夫出差，又派去当藏兵，一去未回，不知死在哪里了。接着，老妈妈又替妹妹当了四年仆人，期满了，则错巴寺管家就把她换到凯松来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：凯松差巴希洛的弟弟，和则错巴寺一个女乌拉结婚，双方主人同意希洛的弟弟到则错巴去，但要有一个顶替，结果把苍觉换到这里，当了两年朗生。那时，她的小女儿白玛央宗还在则错巴寺当乌拉，母女分开了，偶然见面，小女儿就望着她哭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。平叛后小女儿到了医院工作，苍觉也安了家。分地时给了她们八克地，老大妈当天跑到泽当和女儿商量。女儿人小，但懂事情很多，她劝妈妈不要那么多地，留四、五克够自己种就行了，其余的退回分给地少的人。小白玛央宗曾和叛匪对骂，以后叛匪派她夜里赶驴子运东西，被我们带回。现在她已学会了打针，还每天学习，有点工资，母女都特别高兴。

阿旺丁曾到大林卡里打了几只兔子，晚上吃兔肉，喝“羌”。

八月五日

今天凯松谿卡农民举行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大会。一大早，基嘉、多吉、次旺扎西（男）就都扎上了新辫穗，基嘉借来衣服。林卡里搭起谿堆的大蓝花帐篷。尼玛次仁、阿旺和小卓噶等在挂毛主席像和红旗，林卡洛珠、乌金等人家的绣球花、不知名的红花、夹竹桃，都搬来了。

大帐篷的后面，是灶房帐篷，树下露天里支起了大锅，几个差巴老头在切萝卜，妇女们开始熬茶、煮肉。

借布置会场时间，和工作组卡噶志玛谈了她过去的历史，这个二十六岁的姑娘，遭受了无数苦难，几次想死没死成，最后逃跑参加了革命。现在，她回到家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帮助家乡农奴翻身。凯松谿卡的人们，一提起她，都说：卡噶志玛讲话，可以把你心里讲亮，她帮助我们挖苦根，挖穷根，挖得透彻。她到哪里，你听，那小嘴，就象机关枪一样。前些天，她带张增文书记拜访了许多农民。张增文同志问农民土地该怎么分（征求农民意见，然后确定政策）。他们有时找到农民家，有时到田里，一边拔草一边和农民谈话。凯松三反结束后，她带农民代表去乃东县上开会，她到哪个小组，哪里就活跃起来。后来来到了昌珠，她骑马和农会委员去查田，跑一个上午，满头大汗，高高兴兴。多少次，她坐在大树下的湿地上，苦口婆心地和农民们谈翻身道理。（这个姑娘，使我想起五年前怒江边故事中的女主人公，又勾起了我想写那部小说，现在

时机成熟了，应该写。)

庆祝大会开始了，三十多个小学生，穿花衣，戴金丝帽，拿着花束、树枝，准备跳舞的妇女，也穿起了红绿绸衫，新靴子，笑容满面，他们多半是朗生，今天要尽情欢乐。其余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，在帐篷荫凉下。

阿旺讲话了，这个穷差巴，九个孩子，老婆多病，经常一家人饿肚子，现在，有政府帮着，不愁吃穿了，差地属于自己了，一切负担废除了，从心底里乐。两个月来，他作为农会副主任，领导全村农民大闹翻身。今天，他穿着新的毡毯衣、皮靴子，端端正正站在台前，他说：今天，我们已经得到很大胜利，让我们尽情庆祝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正是“望果节”(丰收节)，可是往年望果节，正是我们绝炊断粮，望着庄稼愁交租完债的时候，今天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，穿着这样的新衣服，心里这样痛快，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。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的。

群众代表次旺扎西讲话了。他分地那天，站在油菜田里只是笑。今天他说：以前我们连手指大一块地也没有，如今每家分了十几、二十儿或三十多克地，没有牲口，分了驴马，没有家俱，分了家俱，为啥不心花怒放呀！……

拉珠讲话了，这位满脸胡须的六十岁的老人，说：“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胜利了，我这老头子来祝大家：‘扎西得来平桑错！’(吉祥如意)。在旧社会，拿我来说，儿岁作差徭到十五岁，领主给我一块差地，可是我出比这块地还大

还重的差。又压上一大笔债，大家知道，这债不是我欠的。

藏政府也好，贵族活佛也好，他们的肚子是填不满的，百姓多少东西也填不满他们的肚子。

“我们在草地上放个马，他们说草地是他们的；我们在树林里拾个柴棍，说树林是他们的；我们走的路也是他们的。现在，我们走在路上，再不必向他们弯腰吐舌了，遇见贵族老爷，我们可以大摇大摆从他们身旁走过了。土地、森林、道路，一切，都是我们人民的了！”

“乌拉废除了，差役取消了，朗生解放了，土地分给大家了，债契烧掉了，西藏地方旧政府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，新政府成立两个月就全卸掉了，这都是共产党给的，我们要在党领导下，团结得紧紧的啊！有今天，是不容易的，而明天，更要我们努力，只有团结才能保住果实，建设新生活。”这老人讲得多好啊！

分工委王运祥书记讲话祝贺。他告诉农民三件事千万记牢。第一，要跟党走；第二，要团结；第三，要警惕反动的阶级敌人，保住果实，发展生产。

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书记献了哈达。

歌舞开始了。

基嘉、多吉、次旺扎西，先领头唱“朗玛”（古典颂歌）：

人民解放了，

有了自由的权利，

有了自由的权利，

心里真欢喜!

舞步沉着，歌声婉转。一队男女唱过，又一队男女登场：

新政府来了，

搭起白色的帐篷；

去吧！

到白帐篷里去庆祝；

白帐篷的围墙就是解放军，

白帐篷里面有座宝，

宝就是毛主席。

大人们在唱，孩子们也唱。他们唱东方红，社会主义好，然后又集合到一旁草地上跳舞。

从十二点唱到午后三点，开始轮班吃饭、喝羌。青年男女们曾经说过：只要有羌，歌儿是唱不完的。果然，“酒过三巡”，热烈的“郭谢”（圈舞）开始了。

男女分两排，然后又围成圆圈，一个穿绸衫的小伙，抖着马铃，高昂欢乐的歌声，节奏轻快的舞步。

男人们唱：“姑娘们！他们能唱就唱，要唱能打动我们心的歌儿！”

女人：“我们虽说不一定唱出打动你们心的歌，但也能唱出一些歌儿来！”

男人：“那好！你们就唱吧！”

看你们能唱出怎样打动我们心的歌！”

女人：“我们唱出的歌，

要打动你的心

就要唱到深更半夜了！（双关话）”

一阵歌声，一阵雷雨般的急跳，女人们声音越唱越高，男人们越唱声音越低沉有力。喝一通羌（几个妇女背米羌罐子，用铁勺给每人斟三碗，新的歌儿又来了。

女人：“你别看我美丽仙女这样年轻，

可是我给你的恩爱怕你受不了！”

男人：“你别看我美貌少年年纪太轻，

可是我的口才和学问胜过年龄！”

人们越唱越起劲，站在一边看的老妈妈卓玛布册也捺不住了。她老人家是“格聂”（掌犁人）格桑的妈，已经七十三岁，眼睛已经朦胧，耳也有点聋，从小作朗生，六十岁才退休交人头税，已经多年不唱歌跳舞了。现在，她也独自在一旁唱起舞起来了。老人家怎能不高兴呢？牛马生活结束了，一生的晚年来了幸福，分了地。

三个老头子，拉珠（六十六岁），守林人林卡巴珠（六十岁），穷差巴村珠（六十岁），在树丛边已唱得有点醉意。真凑巧，这三位老人都是络腮胡子，脸上是粗深的皱纹，深深眼窝，老村珠的眼皮和眉头永远不停地跳。他们把拉珠的儿子农会副主任阿旺叫到一边，和他“谈判”，要求儿子允许他们扮“者噶”（说吉祥话的乞者），奉献祝词。儿子故作不答应。说：你们把那老的一套丢到一边去吧！

拉珠慢条斯理地和他讲道理：“我们三位老人今天比谁都高兴，因为我们在旧社会比谁活得都长，受苦比谁都多，我们要感谢毛主席解放了我们！旧形式，新内容。从前的‘者噶’是讨饭，我们作‘者噶’是庆祝大胜利呀！”到最后，儿子笑了，原来不答应是开了老人们一个玩笑。

于是三位老人从怀里掏出哈达，挤开在帐篷里歌舞的人群，恭恭敬敬向毛主席像献了哈达，回转身拿好了架式，刚要作“者噶”，却被姑娘和小伙子们挤到一边去了，只好坐在地上继续喝羌。

太阳已落山了，下起了小雨，歌舞却刚进入高潮。也不知对战（对唱）了多少回合，男人们已经唱输了，妇女们都仍在进攻，他们处于被动地位。妇女们一唱完，男人们总是来不及换新歌，只好按规矩重复妇女唱过的：

女高音：“东方的夜神，在高山之顶插起发光的经杆，
辛勤的行路人哪！祝你经过北山后富裕！”

男低音重复一遍。

女高音：“东方的夜神，在山腰里栽上了茂盛的草木，
勤苦的牧人哪！祝你经过山腰时，让牛羊吃得滚圆！”

男人们又重复一遍。

女高音：“东方的夜神，在山根汇聚了清凉的泉水，平原上的狐狸呀，祝你喝了这泉水子孙满堂！”

轮番唱着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男人们总是反攻不成。

大个子索朗摆着两手，跺着脚，气急地说：“唱不过这些娘儿们，真不象话！”妇女们哈哈笑着气他。

谁知道，平时似乎傻气的“其木”（马伏）格桑，今天大出风头。他穿上了新绒褂，黑布衣，红绒鞋，戴顶金丝皮帽，平日那从洞里露出的瘦腿，小铁锅样的肚子不见了，俨然威风凛凛呢！他白天跳了舞，又唱藏戏，又要活宝，逗得人们笑得捧肚子，现在和他的小伙伴强巴紧挨着，手拉手，唱得跳得特别起劲。他说：有生以来，再没有比今天更高兴了。是的，他从小受苦，父母死后，被收回差地，本人成了朗生，给谿堆喂了三十年马，三十年岁月，他一直睡在马棚顶上。今天，他有房有地，农会又让他挑选了最好的一匹马和一头驴呀！

公家做的羌已经喝光了。人们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羌瓶子，尽情地喝呀！尽情地唱呀！

女：银色的塔上，
有三圈金色的花纹，
即使下三年大雨，
也冲不坏呀！

男：金色的塔上，
有三圈银色的花纹，
即使下三年大雨，
也冲不掉啊！

合唱：登上杂札拉高山，

我观看风景，
大鹰啊！
飞来吧！
和我们一起观光。

合唱：文成公主来了，
文化在西藏发扬，
文成公主生下一群孩子，
……

枣红马呀！生下一群可爱的小马！

人们就这样唱着，唱着。

可是在谿卡大院里，人们哭成了一片。原来，厨房的噶多老妈妈听说工作组的小卓玛（次登卓玛）和胖姑娘要走，马上告诉了大家。老妈妈先在灶头擦眼泪，“小鬼”（刚参加工作的小通讯员）呜呜哭起来了，基嘉、多吉听说了，马上不跳舞了，孩子们来了一大群，找工作组组长陈涛同志，要求两位姑娘留下来。小拉吉拉着陈涛的手，不答应不放他，孩子们把他包围了。怎么解释也不行，孩子们最后说：哪怕再留十天也好啊！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，大人也都哭了。

基嘉和多吉找来了，说：“我们心里有苦，向她们诉。我们心里有话向她们说，我们自己害羞的事，可以向她们讲。我们不懂的，她们教会了我们，虽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一样的，可是东西是新的，人是旧的好啊！那怕再留一

个月，等我们能独立工作再走，我们也不这样难过呀！”说着说着也哭了。

噶多老妈妈又说了：“我是老年人，可是离开她们，就象儿子离开妈妈啊！”六十一岁的老妈妈把二十岁的姑娘比作妈妈，有比这更感人的吗？这也不奇怪，因为姑娘们是代表党帮助群众翻身的呀！

副主任白玛曲桑含着热泪说：“并不是这匹马特别聪明，它走上了光明正路，是骑在马上的人拿着缰绳指引它走上了这条光明的路；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特别能干，是党的干部指点我们走上了康庄大道啊，这样的干部，要走，怎不伤心！”

院子里哭声一片。

这悲喜交集的夜啊！

好不容易把哭的人劝开了。农会主任、委员们，老妈妈们，又把小卓玛、卓噶、丹巴（男）等拉到基嘉房子里，给她们敬酒，一个小型的歌舞晚会又开始了，转悲为喜，人们尽情地唱，屋子里在唱，树林里在唱，直到后半夜三点，人才散了。这经历千年苦难的人们哪，怎能不高兴。

这些人们哪，要离开帮他们翻身的人，怎能不哭。多少年来，有谁关心过他们，有谁能够关心他们。今天，党教育出来的他们的儿女来了，帮他们翻身，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，疼爱他们，他们要离开了又怎能不哭呢？

夜三时。

八月三十日

这几天，写完了纪事第四、五节，采访了勒布参观团代表次仁顿珠。他是个宽肩厚背，诚实大胆的好青年，捉过四个叛匪，很有趣的地方的很有趣的人物（勒布在山南地区南部靠边境的“门隅”地区，人们称这地区的人为“门巴”）

昨天，外国记者到泽当。今天下午他们去泽当市内采访，我因昨晚未睡，故午后直睡到四点，赶到泽当，他们已分散了。转到卫生院，见吕院长，谈起卫生训练班，五十个学员（全是藏族）已学三个月，学会了五百到七百句汉语，粗浅生理和解剖知识。他们的住处在一个小院子里，孩子们站在门口，拿着绿纸皮的讲义，女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，干干净净。里面有学汉语的声音“今天是星期二，后天是星期四……”门口墙上，写着拼音字母。到里边，一个藏装的姑娘黎幼铭正在考试小学生们。一个男孩子叫洛桑根曾，东噶村的穷差巴孩子，十五岁，调皮又聪明，回答得很好。最好的学生是女孩（十五岁，个子小）小强巴。她家四口人，靠母亲织毛布生活（堆穷），问她家庭情况，她用汉语答得很好，拿出讲义，按着图和拼音字，可以把骨骼、神经系统说得清清楚楚。“顶骨、肩胛骨、肘关节、腕关节……”，一边说还一边摸摸动动自己身上相同的部位。这孩子，小脸圆胖胖的，很斯文，又聪明，真可爱，说不定十年后是藏族中一个

优秀医生呢!

黎幼铭这姑娘从一九五六年来西藏作小学教师,教小学和卫生训练班两处汉语,她原不懂卫生知识,“为了教孩子们,一边学,一边教”,“我得到很多生理卫生知识呢!”,也是个有趣人物,藏语很好,和孩子们很亲呢,一个小女孩,摇着她的手,向她讲着什么。

八月三十一日

上午到乃东,乃东区委和农协在饶登夏(则错巴寺管家,叛匪)房子正厅里开会,处理分地中遗留问题。革命,使家庭也发生了变化,以前有的是临时凑合的,现在考虑长久问题,分的分了;以前不得团聚的,人身解放后团聚了。区委徐志民书记,一个佃户女儿出身的妇女,办事很好。

下午去泽当,先到医院。又到小学,黎幼铭谈了很多有趣的事。这姑娘很爱小学生,爱教育工作,据说,她和爱人刚结婚就分开,到这里一直工作很好。

小学生可爱得很,他(她)们除学藏文、汉语、算术、音乐等以外,作课外劳动,种菜、拾废铁。最有趣的是自编歌剧,下乡宣传,组织小“服务员”、小“医生”等活动。还有些小朗生,人身解放后入学了,开始不知自己年龄,现在已会写字了。看了孩子们的活动,让人心花怒放。藏族儿童是聪明的。藏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。十四岁的巴桑卓噶(女,高个儿)和十三岁的阿达(男,裁缝儿子)都会编歌舞,而且好得

很呢!

九月七日

今早,从泽当来扎囊。一路上,小雨下个不停,雅鲁藏布江水涨了,发着灰色光亮的江面有二、三里宽。天空中细雨濛濛,对岸的山峦也模糊不清了。公路绕过江边一片沙滩,又绕过一处山脚,约行四十公里后,到了札其沟。这里有一个红墙大寺院,周围有一些两层的房子,房顶和墙上,放着刚收割回来的青稞麦捆。这附近,大部分地块收割过了,没收的青稞、小麦也黄熟了,只几块荞麦田,花心红红的,在黄色田野里显得新鲜艳丽。

从札其继续西行,再过一个山脚,前面一条南北向的河谷通到江边,这宽阔的河谷,就是扎囊。这里庄稼比札其地方熟得晚一些,但也都黄了,少数地块上排列着收好的麦捆堆。雨还在下,部队师部派出送我们的小吉普离开公路走便道。山洪使道路变成了小河,小车象船一样逆着黄色的水流向南驶去,走了几里,到了扎囊县委所在的札塘村。县委住在札塘寺大院里。

这个村过去就是扎囊宗政府所在地,有一百多户人家,两个寺院,其中之一即札塘寺。这寺有六十多名喇嘛,有内外两个院子。进大门是外院,有许多喇嘛住的单间房子,还有一个有两层小楼的院落,这是负责喇嘛住的。进二门是内院,青砖铺地,中间一个高高的佛殿,红漆飞金的大门,彩色

的壁画，都很讲究。我们正参观，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喇嘛围了上来。他们也知道反对“聂昂内秀穴”（剥削压迫），有的还说，想回家，不当喇嘛了。

还有一个寺，名江巴林寺，在二里外山头上，有一个白塔。

午饭后睡一会儿，县委书记郝广平同志回来了。他从基林区来，带来一把大麦穗，兴致勃勃地说：今年庄稼长得真好，你们看，每个穗足有一百多粒。在河南（他原是河南某县县委书记），每穗平均六十粒就可上千斤，这里苗稀，但产种子的十多倍不成问题。老百姓说：过去从没有过这样好的年景。我数了一个穗，每穗六沟，每沟整二十粒，颗粒都大大的，饱得成了椭圆形。

下午他介绍县里情况后，带我们到村里走走。一条小街，有五个小商铺。其他户据说户户织氍毹和囊卜（细毛布）。是山南地区典型的小手工业村，在西藏全区也有些名气，居民大部为寺院的百姓，他们支差或交人头税。街道两旁，两层小楼很整齐，门顶小阳台和窗台上放着盛开的盆花，很漂亮，但街道泥泞难行。向南出街口，一条水势很旺的小渠从村子一角流过，渠边杨柳成行，很美。我们顺寺院的高墙向西走，遇到一个戴绒帽、穿红色破衣服的妇女，她赤脚一瘸一瘸地走着，挟着一捆青稞穗，一见我们，就走上来，半哑着嗓子说：共产党太好了！解放军太好了！我是个乞丐，也得了两克地的青稞苗，已经快熟了。我有吃的，不挨饿

了！以前我受压迫，成了傻子……。她自言自语似地讲个不休，又领我们去看她的地，一块黄熟的青稞田。她挟着的青稞穗是路边倒伏的。这妇女名格桑旺姆，从小挨饿受苦没人管。她宽宽脸，脖子下一个甲状腺肿瘤，样子傻里傻气，才二十五岁，已象个中年妇女。郝书记说：你看她傻，心里明白着呢！搞改革，闹翻身，积极得很。她会会必到，见了我们就跑过来握手。是啊！这个受过苦难的人，样子傻，但谁压迫剥削她，谁救了她，她心里明白。

傍晚我又到寺院转转，见小喇嘛正玩骨子儿，一听鸣嘟嘟佛号响，就跑走集合去了。“你们去念经吗？”“不是，是开会。”

寺院内一个几十丈深的石井，每到天下雨、渠水太混时，居民就到这里取水，打水用羊皮兜，两个人向上提。据说过去不准妇女进寺背水，现在这陋习被人们抛弃了。

九月八日

早晨，从札塘到基林村。

出札塘傍东山脚南行，河谷里成熟的青稞一片金黄。江巴林寺就在半山坡上，我们从寺下面走过。这寺很大，大白塔下是寺院，寺下面是所属百姓的房子。寺院喇嘛一百多人，百姓几十户。我们从人家旁路过时，人们正赶着毛驴从山下田里运回青稞，路陡，上下很困难。从这里再南行十多里，见一高大的城堡样的房子，这就是基林寺。寺院大门里

石砌地面，正面三层楼殿，很高大，梁柱窗棂，皆油漆彩绘，周围房子为二层僧舍，有九十多个喇嘛。这寺院是这一带最大的领主，拥有附近一两千克土地，除差巴户外，还有若干常年在寺院和寺院自营地上劳动的朗生和乌拉。

我们见到了区委张书记，他正忙于布置召开庆祝“三反”胜利和开始分土地大会。院子里作主席台的地方搭好了大帐篷。我们来时路上，已遇到离寺院较远的村子的农民，打着旗子，敲锣打鼓向这里走来。

出了寺院，我们来到河谷田野，靠山边的田地里，一群大人孩子正在收青稞。走过去谈了谈，得知这是五户堆穷和朗生，共二十二户，分得了四十四克地的庄稼（今年谁种谁收，庄稼收后分土地）现在男男女女都来了，伙收伙打，按人口平分。

一个矮个儿小老头样的人，名炯巴，才三十八岁，是农协委员。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收青稞。他是基林寺乌拉，主人除在他干活时管吃以外，一年只给十四克青稞，他养不活一家人，就靠织氍毹和替人支差跑腿换点粮食。往年这时节，正没吃的，他就买些陶盆、陶罐用毛驴驮上到山里换粮，妻子拉着孩子替他支乌拉。今年再不要受罪发愁了。他已分得了五口人的十克庄稼，有粮吃了。他还说，他们作朗生、乌拉的，心里有话不能说，只有受苦挨饿。有点粮，春天被叛匪抢走了，想租种点地，种子也没有。正走投无路，共产党的工作组来了，贷给了种子，宣

布“谁种谁收”，我们乌拉、堆穷组织起来，种了寺院的自营地，现在分到了庄稼，收获归己，从心里觉得幸福啊！

他说：以前，我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，收打了粮食送到寺院里，自己在田里干活，家里老婆孩子饿肚子，一边割青稞，一边难过，心想，为什么我们这样命苦？现在可大不相同了。

我们趁他们休息时，坐在田边谈话。高原强烈的阳光晒得人头晕，问他们热不热，大家说：“热什么，我们从小受苦惯了，不怕雨淋日晒。今天给自己收获，更是什么也不怕。”他们连根拔青稞，说是可以多收些草喂牛。一个青年次仁群登，是农会小组长，帮助这些户来收庄稼，大家有说有笑。他们说：“今天不是收青稞，是收糌粑！”

（意思是收获归自己，收了就能吃上糌粑）。他们捆好庄稼，就唱着笑着参加大会去了。

在寺院背后的打麦场上，有九户堆穷、朗生正在合伙打青稞。他们用木架子上的铁齿耙子先把麦穗刮下来，晒在场上，然后打粒。人们停下活儿，要去参加大会。我们和留下来的老人聊起来。老人六十岁，瘦骨嶙峋，但精神很好。

他说，他们九户二十三口人，分得了四十六克地的庄稼。收获第一次归自己，大家高兴极了。割麦、打场都唱歌。唱的是：

铁匠打制的

打麦的铁齿啊！

你象白银，象宝镜（一样发光），

你抓住麦穗，

把我的愿望实现啦！

老人说，这歌词是新改的，老歌词的最后一句是“把草束放给我”。

收割时也唱，唱的是：

我们这些终身的朋友，

是共牛皮船的的伴侣。

船头不要转向，

船尾就跟着来了！

老人说：今天，新政府就是我们的船头，我们大家是船尾，新政府领着我们大家一条心向前走！

过去，我们干着活儿，心里难过，主人还逼我们唱歌，我们只能唱：

我从小出力盖起的，

非常明亮的宫殿，

修了它三年，

可是没有居住的权利。

老人还谈到，今年大丰收，庄稼长得好，种的地又多。往年乌拉差役多，不该轮休的地也荒芜了。今年，有些休耕地也种上了。丰收原因，一是雨水好；二是新政府贷给了种子；三是平叛后不出乌拉，又宣布了谁种谁收，大家

拔草放水勤。夏天又修了坝，防止了洪水淹地，去年就淹了不少。老人还说：往年，地种上了，人去支差，田苗没人管，有些就枯萎了。

下午，去石公村。区委派了个藏族小通讯员为我们带路，路变成了水渠，我们的的马淌着泥水走。过一道小河，到了石公村。顺溪边小路穿过村庄，山脚下有几户人家，工作组就住这里。组长陈昭是位女同志，她和藏族干部平错住在一户堆穷家里。房子矮得碰头，又很窄小，还分里外间，外间住人，里间放东西和做饭。陈昭和平错象姐弟一样成了这家的成员。

平错和村农会委员们分家俱去了，今天有九户无家的朗生安家。过一会儿，平错回来了，是个黑瘦活泼的青年。农会委员们也来了，谈着朗生安家的事。这小院子里就有一户是新安家的朗生，我们进屋看看，粮食和炊具、小茶桌都有了。丈夫是个年轻的大个子，妻子比他约大十岁，快生孩子了。他一回来，就伸出两只大脚叫大肚子的妻子给他脱靴子，脚大靴小，妻子费了很大劲才脱下来。叫人看了不愉快。

小屋里聚了一伙青年。他们正笑着，一个名叫采旦郎杰，有点傻气的中年人来了，叫人去帮他搬东西。原来采旦郎杰也是朗生，现在解放了，和妹妹一起安了家，分到一处房子。这房子是一个谿堆的“滚康”（神房），里面放了许多泥像和供品，已多年没有动过了。采旦不敢动这些

东西，怕神显灵让他头痛，不敢要这房子。农会委员和积极分子们说：“怕什么，到时我们替你打扫，把那些废物全扔掉！”现在采旦一来招呼，人们都去了。我们跟去看到大家背土的背上，打扫的打扫，那些大小神像和供品都用土筐背出去扔到水沟去了。

晚饭我们和陈昭一起吃了女主人做的稀饭，里面放了羊油、膻膻的、香香的。陈昭要我们小心不要把蝇子吃下去。

饭后，农会委员和积极分子都挤到这间小屋来。因为我们来到，陈昭把她舍不得点的小蜡烛点了起来。他们的辩论会开始了。题目是：达赖喇嘛和藏政府是干什么的，是为谁服务的？这问题，昨天已辩论了半夜。一个名叫次仁格桑的农会委员，中年人，外号“瞎子”（因一只眼有毛病），每次辩论都争作对立面，发表一些和大家相反的意见。

他说：“藏政府为贵族服务，也为百姓服务。”

大家都攻击他：“你说说，他们为我们办过什么好事？”

“当然有，第一，它发藏钞，使我们比携带银子方便；第二，它作生意，不然我们买不到东西；第三，它放债，不然我们没粮吃……”

“瞎子！我给你补充一条：它打我们的鞭子，不然我们的屁股要发痒！”一个年轻人喊了一声。于是大家哄笑起来。